

任洪力——著

天堂 飘雪

TIAN-TANG PIAO XUE

我就是那朦胧的月色
就是那快乐的歌声
如果还想继续听我讲述今后的故事
你就要耐心地等待
等待下个轮回 等待你的来生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卷外集

天字第一奇書

天字第一奇書

天字第一奇書

天字第一奇書

天字第一奇書

天字第一奇書

天字第一奇書

天字第一奇書

天字第一奇書

天字第一奇書

天字第一奇書

任洪力——著

天堂 飘雪

TIAN TANG PIAO XUE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天堂飘雪 / 任洪力著. --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090-1199-7

I . ①天… II . ①任…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2301 号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7332

发行电话: (010) 83908409

(010) 83908455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090-1199-7

定 价: 39.80 元



著名翻译家、画家、作家——高莽先生为作者所作画像。

前言

一首柔美清丽的独奏曲，一支百转千回的悲歌，从我多愁善感的笔下交集而出。

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社会的细胞，都会在历史的大潮下充当不同的角色。大地震如海如啸天翻地覆，大社会如歌如曲跌宕起伏，作为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受不到影响。

地震是自然现象，这种现象一旦融入了社会生活就是剧烈的、刻骨铭心的。如何适应潮流，如何在复杂的社会中生活生存，我用五彩的笔墨把赵玉萍赵玉明一家人的生活状况粗浅地描绘和勾勒成一幅斑斓的画卷，尽可能细致地解答这个难题。生就一身铁骨的赵玉明侠肝义胆在金钱变为主导的社会中依然高尚得无所适从，其结局似乎是一种宿命；天生丽质的二姐赵玉萍虽然走到哪里都是最美的风景，可是她为了骨肉姐弟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委曲求全，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忽然“觉悟”，真实得可悲可叹；大姐照样没有逃脱命运的风雨，刚刚受到上天的眷顾却又落入“深山峡谷”。

主人公一家不是旗舰不是巨舰，更不是航标不是灯塔，而像帆板一样漂浮在激荡的历史潮流中。虽然出身较高级的干部家庭，如何顺应潮流，并且在潮流中乘风破浪却是一道“鲤鱼跃龙门式”的关口。越过去了就是“天之骄子”就是“时代的宠儿”，跳不过去就头破血流就“望洋兴叹”。又有多少人能跳过“龙门”呢？

浓妆淡抹地把时代的真实、人性的暴露，从小说的开头就展示在读者面前。应该说在这种意图下，我铺垫了“蜿蜒曲折”、“柳暗花明”的小路，希望读者能够辗转前行，寻觅并且解开人生复杂的心结。毕竟，小说有着宏大而广阔的时代背景。如果读者能意识到这是一部能够反映历史真实、寓意还算深刻的作品，我的心血就没有白费。

2014年，我同时出版了长篇小说《九个人》、散文集《井陉关的落日》、诗集《半熟的青红果》。每当想起编辑们所说的，我“开创了中国作家首创之举”，就生出一股股暖意，就倍感欣慰。

掩卷长思，我笔下一帧帧一幅幅场景，浮上脑海浮上心头，使我难以平静。嗨，人生啊！千姿百态的人生、复杂多变的人生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就匆匆而过，或鲜血淋漓，或悄无声息。

任洪力

2017年6月1日

地震了，巨大的恐怖气息覆盖了宁静的夜色。玻璃的破碎声，锅碗瓢盆儿摔到地上的撞击声，人们惊慌失措的叫喊声，此起彼伏地在黑暗中流窜。

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孩，惊恐地从一座四层红楼的二单元内跑出。朦胧的月色下，她一头钻进了位于楼前柳树旁边的防空洞里。

土气、雾气在弥漫，在升腾。

动作异常麻利的赵玉明跑出单元门，也钻进了防空洞。他打开手电筒，借着昏暗的光亮向下走去。忽然，防空洞的拐角处有一堆白花花的东西正在蠕动，他吓了一跳，停住了脚步。他犹豫了一下，向前走了几步才看清楚，地上蹲着一个双手抱在胸前的女孩。女孩不知所措地抬起头来。原来，这个一丝不挂的女孩儿是住在自家楼下的邻居大风。他“哎哟”了一声，回身跌跌撞撞地向防空洞入口跑去，在洞口他忽然停住了脚步，然后问道：“大风你怎么不穿衣服就跑出来了？”

“我被吓坏了，没顾上穿衣服就跑出来了！玉明哥，你帮我找一身衣服吧！”

“好，你不要走，我立即帮你找衣服去！”赵玉明刚要走，大风又说话了：“玉明哥，我把屋门撞死了，没带钥匙，我家也没有其他人，你看到哪儿能借一身衣服，到时候我再还给他。”

“我很快就回来！”话音刚落，赵玉明逆着出逃的人群几步就跑进楼道，上到三楼走到家门口，拧了一下门把手，没拧开。他意识到家里没人了。

他摸了摸兜才发现自己也没带钥匙，就立即跑出单元门，四下张望起来。

月亮被一片乌云遮挡住，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他打开手电也没照出多远，前面出现了许多晃动的人影和惊叫声。

大院儿东边的那座红楼是总参干休所的宿舍楼。玉明想起自己的同学在五单元二层住，就朝那座楼跑去。在“逃难”人群嘈杂的喊叫声中，他大声喊着同学的名字，边喊边拧开了他家的房门。没人答应，他打开电灯，一身普通军装整齐地叠放在靠墙那张床的枕头上。他又喊了几声还是没人答应，就拿起了军装，又从床下拿出一双绿球鞋转身出了屋门，随着人流跑出了单元门。

来到防空洞时已经有几个人站在入口处，他们正说着什么。赵玉明拨开人群，不顾他们的议论，一头钻了进去。

看到光亮，还是刚才那种姿势的大凤，抬起头来问道：“是玉明哥吗？”

“是我！”

大风站了起来。优美的曲线使从没见过女人身体的玉明惊呆了，他不知该怎么办，只是紧紧地盯着大风。

大风被手电筒的光晃得看不清，她小声问道：“借到衣服了吗？”

“借到了，借到了！”说完，他递过了衣服和鞋。

光晕下，肌肤洁白的大凤像女神一样让玉明目眩。他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

大风刚刚提上裤子，一群当兵的就冲到了防空洞的洞口。一个声音喊叫着：“就在这儿，小偷钻进去了，我亲眼看到的！”

一片手电筒的光柱扫了过来。

玉明走出防空洞，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几个军人紧紧地拧住了臂膀。“就是他，是他偷了军装！”

玉明先是使劲地挣扎着，随后才大声地分辩道：“我没偷，我是借同

学的！”

“偷了军装还不承认，把他送到工人纠察队去！”

“走，走！”几名军人押着不停扭动的玉明朝东面的大院门口走去。

韩长君和一名身穿工作服戴着“工人纠察队”袖标的年轻人正向这边走来。

“工人纠察队的人来了，把这小偷交给他们！”

“你们抓错人了，这军装是我让他借的！”大风跳出了洞口，她使劲拉扯着一个军人的手臂，不停地大喊：“你们要，我还给你们好了！”说完，她一下子就脱掉了还没系上扣的上衣，扔到了军人的脸上。她白皙丰满的乳房立即就暴露在一片手电筒的光晕之下。

男人们立即扭过头去。

焦锅辉抢先接过军装，他一把抓住大风白嫩的胳膊拉到自己跟前，把上衣披在了大风身上。他的手趁机在大风高耸的乳房上蹭了一下。

“臭流氓，你抓我的乳房干什么？”大风高声叫喊着。

旁边有一个人大叫：“抓住这个臭流氓，他竟敢当众摸女孩子的奶！”

“你他妈算什么工人纠察队队员，敢当众耍流氓，把他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我没耍流氓，是为她好，我不小心！”

“少废话！”“啪！”焦锅辉的脸上重重地挨了一个嘴巴。两个军人和几个群众一拥而上把他的双手也扭到了身后。

大风来不及系扣子，敞着怀继续拉扯押着赵玉明的军人。

“韩队长！你都看见了，我没留神碰了这孩子一下，我不是耍流氓！”

韩长君一脸怒气。他狠狠地瞪了焦锅辉一眼：“押回去再说！”

众人乱哄哄地向前走去，人越围越多。

二姐赵玉萍追了上来，她一把推开扭着弟弟的那个军人大声喊道：“你

们凭什么抓人！我弟怎么了？”

“他偷军装！”

“你胡说，你看见啦，我还说你偷军装呢？”

被推开的军人拽开赵玉萍，又抓住了赵玉明的胳膊继续向前走：“这么多人都看见了你强词夺理。你再无理取闹连你一块儿抓！”

赵玉萍看到一表人才的韩长君哀求道：“队长，我弟从来就没偷过东西，你们误会了！他一定是借同学的，即使拿错了，也情有可原！”

韩长君看到漂亮的赵玉萍犹豫了一下，刚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一个军人看到这种情况就说话了：“你们工人纠察队管不管，如果不爱管我们就把小偷送到派出所去！”

韩长君绷起脸来：“这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你们即使把他俩送到派出所，警察也会让你们先送到我这儿的！你难道不懂得吗？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军人不吭声了。

“押走，把这两个人都押到队部去！”韩长君的表情像晨曦一样充满了庄严和正义。

玉萍没心思欣赏韩长君，又去拉扯军人，无论她怎么用力都撼动不了军人钢铁般的臂膀，只能和大凤一块儿跟在工人和军人组成的队伍后面又哭又叫。

明亮的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把乌云撕得粉碎。

已经换上了便装的大凤站在一条楼道内，她踮着脚尖透过屋门上的玻璃朝里面看着。赵玉明被两个胳膊上戴着印有“工人纠察队”字样袖章的人按在椅子上。他还在跟韩长君不停地说着什么，可以看出他的表情非常

激动。他几次都试图站起来，又被旁边押着他的身材高大的工人纠察队队员按下去。赵玉萍挤到玻璃窗前看了一会儿，转过头来对大风说：“你帮我先在这儿盯着，看他们怎么处理玉明。你千万要看紧喽，不能离开！我现在必须得上班去，中午之前我会赶回来的。”

队部内，几名队员在外屋忙乱着，有的铺纸，有的写海报，有的往墙壁上宣传栏的铁丝上挂各种信件。

韩长君向押着赵玉明和焦锅辉的队员们说道：“我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办，没有功夫处理他们俩的事情，把他俩先关到里屋去。”

看着两个人被锁到了套间内，韩长君拿起了电话拨了几个号：“总部吗？地震了，总部对抗震救灾有什么指示精神？”

电话中传来低沉的声音：“等一会儿，总部的指示精神很快就会以文件的形式发下去，先让队员们做好抗震救灾的准备工作，你马上到总部来开会。”

“好的。”放下电话，韩长君对一名花白头发的队员说道：“我去总部开会，那两个小子等我回来再处理。”说完他抓起挎包急匆匆离开了队部。

赵玉明站起身走到窗前向外看了一眼，拉了拉钉在窗户框上的铁栅栏，然后歪着头看着焦锅辉：“你们工人纠察队不抓坏人，专门欺负学生？”

焦锅辉一脸无辜的样子：“你都看到了，我是为了那个姑娘好，为她穿衣服，不小心碰了她乳房一下，就被当作流氓给抓起来了。有这样的流氓吗？我再傻，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摸女孩儿的奶！”

玉明的眼神由不屑一顾变得深沉：“你是纠察队员？”

“我是临时工，来这儿没多长时间，只是帮忙而已。”

“据你以往的经验，他们把抓来的人都弄到哪儿去？”

满脸汗珠的焦锅辉吸了一口凉气，低声嘟囔着：“一般的小事儿教育

教育就放走，可今天是地震，这么大的地震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在这种当口惹上事儿，无论大小十有八九会被送到派出所去。”

玉明的眉头聚拢起来：“这下可完了，送到那个鬼地方有话都说不清楚，还能有好结果？很有可能会给圈到号子里。那样的话咱俩这辈子就背上了一个大污点。”

“那你说怎么办？”

“他们中午几点吃饭？”

“十一点半。”

“趁他们打饭人少的时候，咱俩逃跑。”

“啊！行吗？”

“你等着他们把你送到派出所去啊？那时你想跑也晚了！”

“你说得对，纠察队里有我一个哥们儿，中午他们打饭一定会让他看着咱俩，到时咱俩借口去厕所，再趁机逃走。”

刺耳的铃声响了，外屋的纠察队员们纷纷站起身。花白头发摘下锁打开了里屋的房门，扫视了一眼然后高声说道：“你们两个给我老老实实地待着，下午再处理你俩的事儿，别想给我耍花招！”

看到二人默默无语，他又提高了声音喊了一声：“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焦锅辉提高了声音回答道。

花白头发重重地撞上门，然后别上扣垫，挂上铁锁。他对瘦脸儿的年轻人孙大为说道：“你先在这儿看着他俩一会儿，等回来人你再去打饭。”

孙大为不情愿地扭了扭头没吭声。

“跟你说话没听见啊？”花白头发不满意地哑着嗓子又喊了一句。

“听见了！”声音里充满了不情愿。

“年轻人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花白头发埋怨完拿起了饭盒跟着其他人走出房间，他还拉紧了房门。

外屋只剩下孙大为一个人了。

花白头发的背影消失后，一直偷偷盯着他的赵玉明说道：“哥们儿，就看你的本事了。”

焦锅辉轻轻敲着玻璃小声喊着：“喂，喂！大为，哥们儿，我想去一趟厕所。”

“别他妈的要花招，你他妈的憋的什么屁我还不知道？”孙大为瞪着焦锅辉愤愤地骂着，把刚刚受到的窝囊气全都撒到了这句精辟的语句中。

“想一点别的办法，别说去厕所呀？”玉明蹲在地上小声说道。

焦锅辉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打儿用橡皮筋捆着的饭票。他抽出了一半儿就要往裤兜里放。赵玉明一把攥住他的手，压低了声音说：“你要跑，还要这饭票干什么？都给他算了！”

焦锅辉抻了抻脖子：“嗨，我刚买的十块钱的饭票啊，都便宜了这小子！”他把所有的饭票攥在手里又敲起了玻璃：“哎，大为！”

刚拿起报纸的孙大为头也不回地敲着桌子喊道：“又出什么幺蛾子？”

“哥们儿，我也得吃饭呀？你帮我俩买几个包子，剩下的饭票都给你！”

孙大为懒洋洋地回过头。当他看到焦锅辉举在玻璃窗前那一摞厚厚的大面值的饭票时，眼睛立刻就发起光来。他扔下报纸一步就走到了门前，嘴角挤满了灿烂的笑意说道：“这可是你说的，给你们买几个包子，剩下的全归我？”

“咱哥们儿说一不二。”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的焦锅辉，外强中干地提高了声音。

“好！我就成全你一次。”说完话他刚想摘锁又停住了：“你不会又有什么花活儿吧？”看着二人没吱声，他又自言自语道，“不过你……你俩就是想要鬼花活也蹦不出高粱地去。”

焦锅辉晃动着饭票说道：“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等李师傅回来我让

他买，那时你可别后悔呀？”看到孙大为没吭声，焦锅辉又补充了一句，“你还没出徒，一个月只有十六块钱吧？我这饭票就将近十五块钱呢？”说完他晃了晃饭票，转回了身体。

看到与自己岁数相仿的孙大为半信半疑的样子，玉明有些灰心。他看了一眼玻璃窗上的铁栅栏暗暗地琢磨着，实在不行就想办法拉弯铁棍儿从这二楼跳下去，无论如何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让这帮家伙把自己送到派出所里。正想着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孙大为突然一下子就跨到门前摘下了锁，他拉开门低声地说：“把饭票给我！”

焦锅辉递上饭票，孙大为刚想接，赵玉明突然一步就冲了过去，一把拽住他的脖领子把他拉进了屋，一拳就打在了他的眼睛上。年轻人噙噙噙地倒退了好几步，一下子就摔倒在了墙角里。焦锅辉抢过了他手中的锁，又踹了他一脚。

二人冲到外屋锁死套间的房门，然后冲到门口左右看了几眼，飞速地向外奔去。

韩长君开完会急匆匆地赶了回来，上到二楼的过道就听见队部里的叫喊声。他飞步跑向队部，在厕所门口正好与玉明和焦锅辉迎面相遇。由于是逆光，玉明没看清来人是谁，焦锅辉却看清楚了，他回身向楼道的另一头跑去。边跑边喊：“韩队长！我没摸女孩子的乳房，他们诬陷我！”

韩长君大叫：“给我站住！”他扔下书包张开双臂向玉明扑来，二人打在了一处。身子骨还显单薄的玉明不是身高马大的韩队长的对手，几个回合之后就被抓住了胳膊不能脱身。看着死命挣扎的赵玉明，韩长君狠狠地说：“还敢跑，你就是孙悟空也跑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声音还没落地，半拉熟透的西瓜一下子就糊在了他得意忘形的脸上。

刚去完厕所，大风刚提上裤子就听到门口的打斗声。她毫不犹豫地

外跑去，却被一块西瓜皮滑了一个屁股蹲儿。她忽然看到墙角有半个篓子的西瓜，就抄在了手中。

韩长君怎能料到从女厕所内会飞来一个“打手”，他“啊！”的一声，使劲胡撸起脸上的瓜汤儿，痛苦地蹲下了身子。不知是谁往西瓜里撒了一把石灰粉。

玉明一把拉过大凤向楼下飞奔。跑出大院又跑了一段路，他对大凤说：“大凤，谢谢你！家我是不能回了！你赶快回学校上课，我自己想办法躲几天。”

“不，我陪着你！”

“不用，你不要担心，我有地方去！”

“不！我不放心！”

“串联的时候我才8岁，就去过上海！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你跟着我还是累赘，我还得照顾你！听话，给我回去！”

大凤没吭声，还使劲儿地跟着跑。

“你跑不动了吧？”赵玉明停住了脚步拉住了大凤。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毛钱塞到大凤手里，“快去买两根冰棍，我们先歇一会儿再跑。”

看到马路对面有一个老太太推着小车卖冰棍，大凤接过钱走了过去。买完冰棍回过身，却发现玉明跑了，她喊叫了起来：“玉明哥，赵玉明，你给我回来！”

赵玉萍跑进办公室，急急忙忙地换上工作服。她右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夹子，左手拿着白帽才走到门口。分厂厂长就向她呵斥道：“小赵儿，你怎么才来？”

“王师傅，我没迟到！”

“你就不能提前几分钟上班？昨天开会的时候我讲得明明白白，今天谁也不能晚来。你看看，几点了？”

“师傅……”

“别解释了，赶快把这个月各车间的工作进度统计出来，上午 10 点前必须把报表交给我！还有，再督促一下小秦，让她抓紧时间拉琴！”

“好的！”玉萍答应着把工作帽戴在头上，系着工作服的扣子跑向楼梯。还没进检验室，她就喊道：“晓莉，一号任务完成了吗？”

“还没有呢！”细细的声音像琴声，飘扬着。

“怎么回事？世界首届提琴制作大奖赛，十月份就要在维也纳举办了，你再不赶快把琴拉好，怎么去参赛呀？”

“七月没过完，还有两个多月呢，着什么急呀？”

“晓莉，别看咱俩是最好的朋友，我可告诉你，十天之内你必须把姜师傅这把参赛的小提琴检验测试完毕，下月十号这把琴就得提前空运走，耽误了比赛可没你好果子吃！”

“知道啦！我把琴带回家晚上接着拉还不行？”

“不行！拿回家还行？万一路上出了差错，你负得起责任吗？你每天